

三本书 三种爱情

一代人的爱情滥觞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王雁翎

书香人生

左图:《第二次握手》张杨
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9年

中图:《青春之歌》杨沫
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

右图:《红楼梦》曹雪芹 高鹗
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0年



当代文学史上,有一些作品,因为优秀而成为传奇。这些书,曾经在过往的年代流传,感动过一代人,也影响着

一代人。这些作品,发挥过追求光明,传递薪火的作用,让千千万万人的心中燃起了光明的火焰。本刊撰稿人,从三本书中感受爱情,虽然只是纸上谈兵,却也足以引起人们的回忆,去共同追忆我们一直都在向往的爱情滥觞。

1976年之后,中国社会进入了早春时节,经过漫长冬眠的文学也随之进入解冻期,各种禁书陆续重见天日。这时,我正处于小学高年级到初中阶段。记忆中,这个时期,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三本书。不过,这三本书当时都不是我自己读来的,而是听来的。

爱情在心底回放

第一本书是《第二次握手》。

大约是小学五年级的夏天,麦子黄了,我们到附近的农村进行为期一周的学农劳动——捡麦穗。第一次离开家庭和学校的我们,像一群初次放飞的小鸟,白天顶着烈日戴着草帽兴高采烈地在田间捡麦穗,晚上则在农村一间教室改成的大通铺上嘻嘻哈哈、打打闹闹。

一天晚上,一个大眼睛漆黑眉毛的女生忽然说:“大伙儿别闹了,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——第二次握手,我听我妈妈讲的。”

哦?女生的母亲是厂里的技术员,算是工人堆儿里的知识分子,女生也因此有了几分书香气。我们正处于爱听故事的年龄,而且——第二次握手?为什么是第二次呢?这个题目吸引人。

快讲!快讲!有人催促道。于是,那个女生在白炽灯昏黄的光晕笼罩下,开始讲道:从前有一对科学家夫妻叫苏冠兰和叶玉菡,他们住在一个单独的小院里,院里种满了各种兰花。

有一天上午,苏家门前来了一个挽着高高发髻的女人,笃笃笃,三声,她敲响了门,女主人叶玉菡应声开门出来,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个气质高雅超凡脱俗的女士,请问您找谁?女士轻启朱唇,声音像银铃一般悦耳:请问这是苏冠兰先生家吗?

而此时,苏冠兰在屋里隔着玻璃窗已看到这位女士,是她——丁洁琼!他不自觉地躲到了窗帘的后面,他的心开始痛苦地呻吟起来……

应该说,这个女生很能讲故事,她利用悬念成功地吊起了听众的胃口,大家情不自禁地围绕着她坐了下来。

周围安静极了,只有她的声音在汨汨流淌,每个人的眼睛里都亮晶晶地闪光。随后几个晚上,就在这个故事中度过了。

故事讲完了,丁洁琼、苏冠兰、叶玉菡这三个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却久久在我心里萦绕。

这种科学家之间高雅脱俗的爱情,丁洁琼、苏冠兰心心相印爱而不得的甜蜜的痛苦,叶玉菡的宽容大度,都给我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受,和高尚的熏陶。

之后许多个夜晚,我辗转反侧,一遍遍在心里回放着这个爱情故事,一次次地回味咀嚼。从此,知道了什么叫做荡气回肠。

真正明白志同道合

第二本书是《青春之歌》。

大约是1977年吧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午后一点长篇联播节目开始播出《青春之歌》,我每天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,有时饭还没吃完,就端着饭碗边吃边听,为此没少挨父母的骂。

记不得当时是哪位播音员播讲的了,只记得是一个标准普通话的浑厚男声,随着情节对话抑扬顿挫、声情并茂,令我非常着迷。

现在能从记忆里打捞出来的细节有这么几个:一是小说开头写林道静逃婚出走,坐在火车上临窗眺望,这里有一段对林的容貌描写,用了一个词“长眉入鬓”,很是令我想象了半天,琢磨着那到底是怎样的一

种样子。

再就是余永泽称呼林道静为“静”,“静……”拖着长音,多么深情!多么温柔!多么甜蜜!我们那时早已听惯了高音喇叭里义正词严地批判某人:打倒xxx这个走资派!必定是连名带姓,声音里充斥着火药味。在学校里,我们被老师同学一本正经又漫不经心地称呼大名,在家则是被父母兄妹叫着小名,第一次听到用单字称呼一个人,那感觉是非常奇怪的新鲜。这样的称呼简直近似耳语,散发出一种私密的气息。我很快就知道了这更多是恋人之间的专利,当时是不能乱用的。不仅是口头称呼,这个单字更多地出现在情书的开头:静,或:亲爱的静——不用说,这肯定是一封情书了。光这个开头,就够让我耳热心跳、心驰神往的了。

还有书中几个革命青年演出话剧《少奶奶的扇子》,这个剧名使我浮想联翩。少奶奶?什么样的女人是少奶奶呢?手持一把香扇的少奶奶,又该是怎样一种形象呢?当时的生活中找不到这样的女人可供我“对号入座”,我只能调动起记忆中储存的电影中的女人,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个抽着烟,头上歪扣着船舰帽,拖着软绵绵长音的国民党女特务,就觉得这“少奶奶”应该跟女特务是一类的,都是妖媚风情的坏女人,但又透着一种奇怪的魅惑——我欲拒还迎,抑制不住内心深处的向往。

当然,这部小说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林道静与卢嘉川的革命爱情。卢嘉川坚定坚毅坚强,是个成熟的革命者,他对林道静无异于一个兄长兼导师的角色,引导着她这个幼稚软弱的小布尔乔亚一步步走上了革命之路,而这条道路两旁,还开满了美丽的爱情的鲜花——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,因其伟大的革命理想,和志同道合的同志关系,更闪耀出一种崇高纯洁的光芒。

我记住了“志同道合”四个字,以致日后我的初恋就是爱上了一个我自以为与他共同热爱文学、“志同道合”的男生。

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

第三本书是《红楼梦》。

当时有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女同学,腿有残疾。她似乎是过继给了她的姨妈,单身的姨妈带着她两个人过。

她住在一个仅能放一张床的小黑屋里,四周没有窗,即使是白天也很昏暗,节俭的姨妈不允许她白天开灯,她就在这个黑暗的小屋里读《红楼梦》,做着怀春少女的旖旎梦。就是在这个昏暗的小屋里,我第一次听她说起《红楼梦》。

她对《红楼梦》非常熟悉,向我娓娓道来宝玉黛玉宝钗等等这些大观园里的人物故事,对众多的人物关系和王熙凤的心机分析得头头是道,令我十分佩服。在我眼里,她俨然一个成熟的女人,不仅懂得爱情,更懂得人际关系的种种微妙。

不久,电影越剧《红楼梦》开始放映,我鼓了好大的勇气逃了上午最后一节课,去电影院看《红楼梦》。虽然那越剧的腔调白我听不大懂,但一点也不妨碍我深深沉陷进去,这不得不归功于那位女同学的讲述,我已从她那儿知道了人物和故事的大致轮廓。

记得看过这个电影后,有一天在新华书店看到卖《红楼梦》的电影剧照,黑白的,我马上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张。之后很长时间,这个剧照成为我的心爱之物,我常常对着它,不知不觉地陷入宝黛那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之中,不由得心潮起伏,最后悠悠长叹一口气作罢。

这三本书,让我懂得了爱情,虽然只是纸上谈兵。先于生活而从书本上感受爱情,书就这样成为我们那一代人爱情的滥觞。

品书录

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美籍华人骆家辉担任商务部长时,曾非常煽情地说:骆家辉的祖父在20世纪初从中国广东乘船抵达美国,虽在美国举目无亲,并且不会说英语,但依然为实现“美国梦”奋斗。一百年后,他的孙子骆家辉住进了华盛顿州长官邸。奥巴马总结,骆家辉家族白手起家的移民奋斗史是“美国梦”最鲜活的体现。

一位美国学者就曾在《华盛顿邮报》解释美国梦说:“一直以来,美国是许多有才之士的移居之地。他们都在追求‘美国梦’,赴美求学,创造财富。过去40年,数以十万的海外人才流入美国,对印度及中国造成极大的损失。”

需要指出的是,这样的“美国梦”也表明了美国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和“惟才是举”的态度。

在英国、法国,人才必须先获得签证,居留数年才能申请绿卡随后入籍;在中国,2004年出台长期引进人才的绿卡制度(1年后只有100人获批),但至今没有人才入籍政策;在有些国家,则只重视有钱的投资移民;而在美国,每年批准14万职业移民获得绿卡,投资移民只有1万,杰出人才、优秀人才、专业人才则各4万,其中“国家利益豁免”、“杰出人才”类别不需要申请劳工证,杰出人才作为第一优先对象的类别不必等待排期,不

“美国梦”和“中国梦”

中国实现崛起人才战略思考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闵鹤

需由雇主来提出申请,就可以用自己的名义直接申请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。

几乎所有国家都意识到:获得外国的技术、专利、知识产权需要付出高额的费用,但是,获得外国掌握这些技术的人才却可能完全免费。即使人口再密集的国家,社会公民也能够感受到:太多普通外国人的入籍扎根,可能会让土地、公共资源、就业机会等更紧张,但那些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、提升国家竞争力的“超级人才”入籍,则只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好处。

研制原子弹的“曼哈顿”工程主要领导者之一恩里科·费米,登月行动“阿波罗”项目的主管以及美国的“导弹之父”冯·布劳恩,“氢弹之父”爱德华·特勒,“电子计算机之父”冯·诺依曼……这些改变美国也改变世界的科学家,没有一个出生在美国,但这些全球顶尖人才都像爱因斯坦一样,在欧洲成名却被美国挖走,并入籍扎根美国,最终也把世界中心从欧洲带到了美国扎根。2004年,美国将火星探测车送上火星,探险车着陆系统首席工程师李伟钧也是出生中国大陆,计划飞行主任陈哲辉则出生中国台湾。

《人才战争》一书写道:“美国梦是一个安居和乐业结合的梦,全球无数人才去美国努力工作寻求发展,也有无数已经成功的人才把在全球淘的‘金’都投进美国只为一张绿卡。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,中国在地上构建的‘中国梦’或者说‘中国机会’,则只是一个‘淘金梦’,炫耀中国的商机,吸引全世界的人来此投资赚钱。但是,从美国人到韩国人,也都只是想着来中国大陆赚钱,然后赚了钱就拍屁股走人,把在中国赚的钱贡献给国外,似乎双方只有互相利用的利益关系。也因为他们是把中国当成一个‘工地’,而不是家和归宿,因此从来没有想过像家园一样主动爱护,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自己在世界各地赚到的钱带到中国来;即使本土的企业主和官员,许多都想着赚钱后移民到国外,这些外企或者本土企业到国外都很规范,而在中国则都忽略环保、开血汗工厂、忽略产品质量……”

人才方能决定一个国家崛起的命运,因此,《人才战争》这句话,斯为至理名言:“所有的战争,都没有人才战争更为根本和致命。”



《人才战争》
王辉辉
中信出版社
2009年6月